

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身为表姐，凌一尧不好意思不给，第二天她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回到那家小店，又买了一个和那个一模一样的熊娃娃，直奔她叔叔家，将我送给她的那个熊娃娃换了回来。

我问：“两个一模一样，干吗还要换？”

她说：“我都给这个取了名字，两个怎么可能一样？”

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暖得我心都化了。

13

决定辞职

凌一尧一门心思放在考研上，经常丢三落四。她去ATM机取款，拿了钱便走，银行卡却忘了取出来，卡里存了几年的奖学金被别人盗刷得一千二净。没有了生活费，她只好向家里要了1000多元钱，她备感愧疚，因为她母亲刚做了手术，家里经济相当拮据。

“以后我再也不丢东西了！再丢我就去跳江！”她说。

“你能记住吗？”

“你去死吧！”

然而，很快她又丢东西了。

一天，她在学校图书馆看了一整天的书，回到宿舍时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丢了。她费尽口舌从家里磨来这个手机，才用了没多久便丢了，无论如何她都不好意思再开口了。

我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卡才发现，上面的存款仅有200多元，只能勉强撑到本月的工资发放日，根本不够买一部手机。我被一种挫败感压得抬不起头，于是向子石借了1000块钱，准备带凌一尧去买一部手机。

凌一尧却不乐意：“我干吗要花你的钱？”

“不都一样吗？”我说。

凌一尧摇头道：“我平时只和你联系，可以买IC卡用寝室的电话给你打，你先把这钱还回去，等以后赚到大钱了再给我买吧。”

她的消费观非常保守，有一些简

单又朴素的原则：打死都不透支，不同时拥有两个债主，借钱只能救急不能救穷。

可是，那个大钱在哪里？

那天，我和凌一尧闲逛到南京新街口。经过一家婚纱店时，她把小脸贴在临街的玻璃橱窗上，羡慕地打量一件婚纱，说：“真漂亮！以后咱俩结婚，就租这件婚纱去走一下红地毯怎么样？白婚纱，红地毯，还有鲜花拱门，多漂亮！”

我得瑟地说：“租什么租，直接买下来收藏就是了，多大点事儿！”

凌一尧看了看标价牌，低声说：“这事儿还真不小……”

我也蹲下来看了一眼，“3”开头，小数点的前面有5位数。

“嚯！”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惊叹，脸也随之羞红，不是因为我低估了婚纱的价格，而是因为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。

我居然要不吃不喝至少一年，才能让未来的妻子永久保存自己所穿的婚纱。

“还是租用算了，买下来太不划算，只能穿一次而已，又费钞票又占空间，傻子才会那样干呢。”她咬着手指嘀咕着。

“就是，傻子。”我也随口附和。

但我扭头看到，她的食指在橱窗玻璃上轻轻地摸着，羡慕地看着那婚纱上的每一处细节，就像孩子垂涎欲滴地看着一个红苹果。

于是，我有一个梦想，若是我们结

婚了，一定要买下她看中的那件婚纱，无论岁月如何蹉跎都可以随时与她一起追忆青春年华，尤其是那场有白婚纱、有红地毯、有鲜花拱门的盛会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决心从监理公司辞职，离开这种安逸却庸庸碌碌的生活。

原因之一是，和我一起共事的监理大叔挨揍了。

这个工程按图纸设计，应该在浇筑混凝土之前埋入一个至少80厘米长的钢筋笼，但施工单位偷工减料，只在砂浆里插了几根30厘米长的钢筋，被老监理发现，他一怒之下拔了那几根钢筋，并下达了整改通知单。

“这些钢筋的承载力已经完全够用了，干啥要浪费？”施工方的项目经理找上门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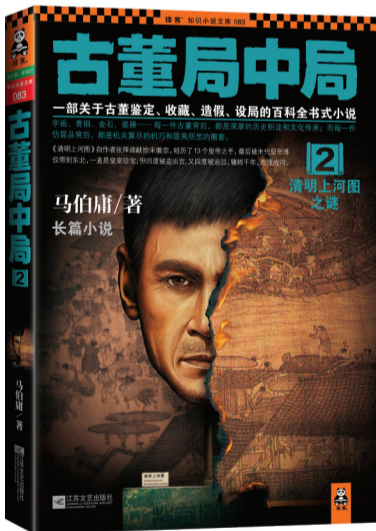
“设计要求就是这样，你们怎么自作主张？”老监理不依不饶。

“这是业主代表默许的，我们拿他们的钱，为他们办事，你们要是有意见，可以去找业主。”

老监理说：“你们别拿业主来压我，只要他们没有给我们下设计更改通知单，我只能将目前的图纸作为唯一有效的依据。”

“图纸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现在混凝土都已经凝固，埋入的钢筋也拔不出来了，不如就这样算了，回头让业主给你们出个更改单不就行了。”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素姐说：“严世藩按图索骥查到王某，然后又查到陆家。这时陆夫人已经死了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品已被陆家人变卖到了昆山顾家。严世藩施展手段巧取豪夺，从顾家将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品抢了过来，放在府中收藏。可他没想到，王忬有个儿子，一直对他咬牙切齿，仇恨在心。他叫王世贞——这个人你

16

追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历史(下)

知道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王世贞年纪轻轻就享誉京城。他除了会写诗，还擅长写小说和戏曲。有一次王世贞去严府，严世藩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可看。王世贞对害死自己父亲的凶手无比痛恨，可自己无权无势，只得委婉地回答说没有。严世藩不信，再三强逼，王世贞看到桌子上放着一个金瓶，瓶中插着一朵梅花，就急中生智地说，最近写了一部小说，叫《金瓶梅》。”

“据说王世贞回到家里，仔细思索了一番，计上心来。他以水浒一回为本，赶出了《金瓶梅》的稿子。王世贞知道严世藩生性淫乱，故意在书中夹杂了大量男女之事，把这些关键之页放到毒药里浸泡，还故意粘在一起不裁，装帧好了送到严府。严世藩对这部书喜欢得不得了，手不释卷。当他读到关键情节时，发现书页粘在一起，就用手指沾了唾液去捻，一捻两捻，书页上的毒药就到他嘴里去了。没过几天，严世藩中毒身亡，死前他叮嘱左右，停灵时只许至亲靠近。出殡那天，忽然来了一个白衣书生，放声大哭。严府的人看到他哭得情真意切，就忘了严世藩的叮嘱，让他进了灵堂。白衣书生扑在还没盖

儿的棺材上大哭了一场，等他离开，严府才发现严世藩的胳膊少了一只，被那书生取走了。事后严府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也没有了。不过，他们顾不上追查，因为严世藩死后没过多久，严嵩就在政敌的攻击下倒台了。朝廷在查抄严府时，居然又发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便收入内府。”

“等一下……”我打断素姐的话，“您讲错了吧？您不是说《清明上河图》被那个白衣书生盗走了吗？怎么朝廷在严府又查出出来一幅？”

素姐道：“是你听故事听得不细。我问你，严府一共有几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？”

“一幅，不对，是两幅，张择端的真品和王氏的仿品。”我一下子反应过来。

“没错。白衣书生拿走一幅，朝廷抄走一幅。两幅画几乎一模一样，到底哪一幅是真的，哪一幅是假的，除了汤臣谁也搞不清楚。”素姐显得很冷静，但我听出了她的潜台词：明朝内府的那一幅未必是真的。

“可这个明代的复仇故事，跟老朝奉有什么关系？”

素姐道：“收入内府的那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在万历年间被大太监冯保收

藏。此后明清更替时，它被数次易手，最终流入清朝皇室，被嘉庆皇帝编入《石渠宝笈三编》善加保管。再后来，就是被溥仪带到长春流落民间，新中国成立后被送回故宫……

我心中一颤：“您是说，故宫里现存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实际是赝品，被老朝奉错认为是真品？”

素姐摆了摆手说：“我不确定，我老师也不确定，但我老师发现的疑点不止这一处……”

素姐抬手招呼我过去，然后在我耳边悄声说了几句。我听着先是一惊，然后连连点头，最后说都记住了。素姐让我重复一遍准确无误后才如释重负。

“对了，我还有一件私事相托。”素姐道。她往我的手心塞了一件东西，不大，摸了一下形状，应该是个莲瓣儿瓷水盂。

“如果有机会，把这个交给黄克武。”素姐努力保持着淡定。

我乖乖地把瓷水盂揣到怀里。素姐拿起工作台上的搪瓷大茶缸，喝了一大口凉茶：“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接下来就是把你怎么送出去了。”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